



春山

□胡中华

透过五楼的落地窗，
我观望了一年。
钢筋水泥构筑的巨大堡坎之上，
对面的坡土和小山，几无变化。

灌木丛中透出几根干枯的树干，
像是几画被遗忘的硬笔。
这山矮小，却陡峭，
山顶的巨石像一尊头颅，
盯着我的窗户。

几块耕地嵌在半坡，
随着季节变换颜色。
我曾看见一个老人弯着腰，
把玉米种进新翻的土里。
他的锄头磕在石头上，那响声
像是传来另一个朝代的口信。

今日清明，胡豆花紫得发黑，
豌豆花白得发亮。
对面的斜坡小山，多了许多眼睛。
白的、黄的、紫的、彩色的……
在绿意遮掩的隆起处晃动。

我这才看清楚，那些平日里
被草木和庄稼覆盖的坟头。
原来，死亡一直
如此近。

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们为逝者
插上标记，或者扬起风帆。
而我们继续用炊烟，
练习告别。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今世有缘

□波吒

今世有缘，因为有你
不问前世的舟楫来生的凤月
只愿今生，与你共度每一个晨昏

百年浪涛，淘洗过一次共度的缘分
漂泊的舟化作轻云，织成了虹桥
万劫的尘埃里，孵出一双蝶的依偎

谁说尘世这么累
看遍世事无常，尝尽沧桑滋味
你一来，我心就绽开了花蕊

香也沉醉，梦也沉醉
寻常的日子，因你相伴
而熠熠生辉……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迎春花

□彭玉萍

一缕春风
不小心牵动了鹅黄的衣裳
你便鼓起掌来
每一声都是——
一首明亮的欢迎词

吟诵着
一场颜色的派对
来点缀，来歌唱，来拥抱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书讯

诗集《把春天让给桃花》出版

近日，当代诗人崔荣德第六部诗集《把春天让给桃花》入选《星星诗刊》重点打造的“星星诗典”，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他以质朴的语言和深沉的目光凝视故土，从乌江号子、荞麦花海等意象中萃取诗意。诗集收录了作者近五年发表的132首现代诗歌，集中呈现渝东南独特的人文肌理与时代精神图景。峭岩、绿岛、李迎兵等著名作家、评论家联袂作序，盛赞其诗歌实现了“在地性”与“超越性”的有机统一。

(罗晓红)

香姑娘

□向军

后院原是一块不大的菜园，一面是堡坎，一面是土坎，另两面用竹篱笆拦着家畜家禽。后来，菜园硬化成了休憩园，堡坎边栽了牵牛花和指甲花，拾掇得干净整洁。天气晴好时，是香姑娘一家会客的地方。土坎上有一排大碗粗的李树，中间是一棵枝繁叶茂的花红树(小苹果)，叶间缀满青果。一棵高过吊脚楼的柚树和几棵与厨房差不多高的柑橘树花开正浓，嘤嘤嗡嗡的蜜蜂围着花香飞来飞去。香姑娘把一杯珠兰花茶端到我面前的小方桌上，暖暖的阳光下，茶香、花香和清新的空气混在一起，加上香姑娘的热情，弥漫着温馨、惬意和幸福。

香姑娘忙进忙出，尽管带着满脸笑容，但我发现，她一直侧着的身子，行动不协调。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从去年时起，左边身体总是麻木，穿再多都觉得冷。我问她到医院检查没有，她说去医院得花钱，可能是季节变化引发的，拖一拖，季节一过自然就好了！说着，她笑了笑，半握着拳头，在那只麻木的臂膀上擂了几下。

看着香姑娘故作轻松的样子，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担心。忽然想起入伍前，她也是这样默默地关爱着我。

入伍前，我与表弟(香姑娘的儿子)同在石会中学住读，香姑娘经常吩咐表弟约我周末一起到她家改善生活。返校时，香姑娘就用腊肉粒炒酢海椒，给我和表弟一人装一罐。临行前，她给完表弟生活费，趁我不注意，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卷钱塞进我的衣袋。那些带着体温的皱巴巴的钱，全是香姑娘赶场卖鸡蛋、卖土特产攒积的零钞。我们走出去好远了，个子矮小、衣着陈旧的她，还站在吊脚楼前大声叮嘱：“你们两个生活费搭伙用，千万莫饿着了！”事实上，在她眼里，我和表弟是一样的，没有亲

疏之分。

香姑娘家的李子树多，还有稀有的花红树，每到李子或花红成熟的季节，她就摘一大背篓，到场上卖了换盐巴、煤油钱。每次，她都要留下小半背篓，爬坡背到爷爷奶奶家，分给我们堂兄弟姐妹们尝鲜。至今，我们都记得香姑娘家的李子和花红特别甜。

回到部队后，我听说高原上有一种雪地里生长的动物，其油脂能治半身不遂，我托战友给她寄了一些。表弟回信说，香姑娘的半身麻木还真被治好了。从那以后，她更是逢人便夸我的好。

后来，我辗转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与香姑娘见面的机会有限，即使见面，也简单问候几句便匆匆离别。她目送我时依依不舍的神情，似乎有许多话想说，但都欲言又止地咽了回去。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最后一次与她见面，竟是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香姑娘得重病后，担心给家里添负担，一直拖着不进医院，并嘱咐表弟趁早把她送回老家去，她不想死在外面。表弟强行把她送到县医院检查，医院说她病情严重，建议转到大医院治疗。香姑娘手术失败后，面部肿胀变形，我提着鸡汤去看她，她已说不出话。我握着她的手问知不知道我是谁，她吃力地点头，眼泪直滴。没过几天，噩耗传来……下葬那天，她慈爱的笑容、塞钱给我的动作、给我做好吃的情形，一帧帧在我脑海中浮现，我伤心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香姑娘是我的姑姑，是爸爸六兄妹中唯一的妹妹。爷爷奶奶叫她香姑娘，我们觉得亲切，也跟着这样叫她。

桃花盛开的季节，微风轻拂，朵朵盛开的洁白桃花，仿佛是香姑娘在向我微笑。
(作者系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秘书长)

花妹

□付娟

卖花的妹妹是云南人，我认识她，是因为她家的鲜花。

记得那天很冷，我路过小市场时，一眼望见远处灰扑扑的水泥台子上，竟摆着许多五彩斑斓的鲜花。大红色的康乃馨、暖橘色的小玫瑰、纯白的满天星、蓝紫色的洋桔梗……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花儿，分门别类地养在一个个水桶里，仿佛春天早早来到了人间。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过去。

“姐姐买几枝吧！这是我家里种的。我老家在云南，一年四季都种花！”

面前的姑娘眼睛大大的，最特别的是头顶扎着一块蓝底花布方巾，说话时方巾的边角一跳一跳地，让人印象深刻。

“一块、两块的都是，可以随意搭配，买十枝送一枝！”她指着花儿向我介绍。

普通花店里，哪有这么便宜又新鲜的花儿卖啊！我开心不已，选了一把。她不但送我一枝满天星，还额外搭配了黄莺草和尤加利，让我手里娇艳欲滴的鲜花更丰富起来。我抱着一大把鲜花往家走，走几步就把鼻子凑上去闻一闻，感受着淡淡的花香，恨不得马上发个朋友圈：“这里有最好看、最新鲜的花，快来买啊！”

从那以后，我经常去她那里买花。她见我不太懂养花，就细心教我醒花、养花注意事项。“像这样，多余的叶片全部去掉，斜着剪一下，把花泡进水里，第二天再插瓶。这些花刚运来有点蔫，醒一晚上就活转来了！”

就这样，我们熟悉起来。有时花到的不多，她会笑着提醒：“向日葵和百合下午就到，记得来呀。”

后来实在太忙，我许久没去小市场。

父爱无边

□何新

近日发了一篇回忆往事的文章，我拿给父亲欣赏。

父亲将文章看了两遍，默默点了点头，没给出评价。第二天给父亲送棉袄时，他让我坐下，说文章他又看了两遍，文笔没问题，就是“调子”低了一点，读后让人心情沉重。他还告诫我，以后选材多朝前看，过去的事尽量少写。

回顾近两年的作品，大多都与往事有关：留恋儿时的童趣，回味青春的浪漫和过去的生活……常在“故纸堆”里游戏，自然流露出怀旧伤感的情绪。父亲是过来人，懂得积极生活的意义，也懂得如何让生活更加完美的道理。

其实要说唠叨，父亲胜过母亲，具有明显的家族特色。过去在家里，说话做事三思而行，无论多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没听见父亲半句牢骚的话语。三年困难时期，父亲节衣缩食，宁愿自己挨冻受饿，也要保证我们几兄妹的基本生活。在父亲的羽翼下，我们虽无大作为，但一辈子走得平稳、顺利。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人，父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

“天气凉了，要加衣服”“出门在外，路上小心”“不抽烟，少喝酒”“晚上要关好门窗”……这些看似简单和普通的提醒，却一直是父亲生前的唠叨，提醒我们做好每一件事，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

反躬自省，我们又为父亲做了什么？父亲关心我们时，我们反倒认为他的提醒是啰嗦。回想起来，父亲一生很少出错，并非他明哲保身，而是处事细心。我们家也从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父亲90岁高龄，平平安安过了一辈子。

父亲的爱，说不上伟大，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夸夸其谈的说教理论，而是润泽心灵的涓涓细流，绵长而深远、清澈而明镜。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